

# 亂雲飛渡

寒川子◎著

獨立寒川上，春秋任剪裁；  
萬千凡塵事，隨心作安排。

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 
云南人民出版社

战国纵横



# 亂雲飛渡

寒川子◎著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 
云南人民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战国纵横. 壹, 乱云飞渡 / 寒川子著. —昆明: 云南人民出版社, 2009  
ISBN 978-7-222-05819-4

I. 战... II. 寒... III. 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 2009 ) 第034291号

# 战国纵横 壹 乱云飞渡

寒川子 著

责任组稿: 周 琼

责任编辑: 周 琼

马 清

特约编辑: 王光成

张 怡

责任印制: 段金华

|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出版 |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<br>云南人民出版社    |
| 发行 | 云南人民出版社                |
| 地址 |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           |
| 邮编 | 650034                 |
| 经销 | 上海英特颂图书有限公司            |
| 开本 | 680mm×980mm 1/16       |
| 印张 | 22.25                  |
| 字数 | 380千字                  |
| 版次 | 2009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       |
| 印刷 | 上海敬民实业有限公司长阳印刷厂        |
| 书号 | ISBN 978-7-222-05819-4 |
| 定价 | 28.00元                 |

经销电话: 021-56550055



代

序



纵横捭阖古今事  
英雄圣贤未了情  
夕阳远山寒川子  
霜叶江风秋月明



有歌叹曰：

独占鳌头，漫说男儿得意秋  
金印悬如斗，声势何长久  
多少枉驰求，童颜皓首  
梦觉黄粱，一醒皆乌有  
因此把富贵功名一笔勾

富比王侯，你道欢时我道愁  
求者多生受，得者平添忧  
淡饭胜珍馐，衲衣如绣  
天地我庐，大厦何需构  
因此把金银财宝一笔勾

学海长流，文阵光芒射斗牛  
百艺业中走，斗酒诗千首  
锦绣满胸头，何需夸口  
生死跟前，半时难相救  
因此把盖世文章一笔勾

夏赏春游，歌舞场中乐应酬  
烟雨迷花柳，棋酒娱亲友  
眼底逞风流，苦在身后  
可惜光阴，蓦然空回首  
因此把风月情怀一笔勾



# 目 录



- 001 代序
- 001 第一章  
众公侯孟津朝王 公孙鞅孤胆使魏
- 035 第二章  
大良造结阵敌营 庞缝人被逼做衣
- 069 第三章  
庞公子虎穴救父 老相国舍命谏主
- 101 第四章  
会逢泽杀鸡傲猴 保家国孙门尽忠
- 133 第五章  
候黄雀螳螂捕蝉 避兵祸慈母送子



- 167 第六章  
随巢子鬼谷求方 公孙鞅代魏选将
- 203 第七章  
遭逼亲周室狼跋 偷学艺苏秦背剑
- 237 第八章  
张仪逞能戏苏秦 魏印兵败失河西
- 277 第九章  
天子嫁女风裹雨 苏秦懵懂揭王榜
- 313 第十章  
周后无奈行偏方 乱世喜丧皆无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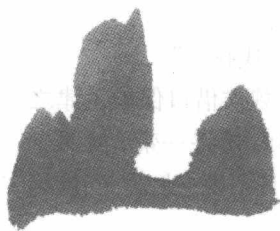




# 第一章



## 众公侯孟津朝王 公孙鞅孤胆使魏





公元前344年，时交三月，秦宫后花园里春意盛浓，百花斗艳，百鸟鸣啾。芳草坪上，蜀国国君去岁进贡的几只孔雀正在嬉戏。两只发情的雄孔雀，为了争夺几只雌孔雀的芳心，在那里肆意奔跑，鸣叫，开屏，竭其所能地展示雄性魅力。

百步开外的赏春亭上，秦孝公和大良造公孙鞅相对而坐，似乎对这些春景春情视而不见。秦孝公阴沉着脸，目光落在几案上的那只檀木传檄上。传檄是魏惠侯半个月前发来的，檄文要他于丁未日申时之前赶赴孟津，朝见周天子。

一阵长时间的沉默之后，公孙鞅抬起头来，语气中不无恳求：“君上，该备的微臣全都备下了，五千将士整装待发。眼下尚有三日，若是马上动身，路上赶急一点，也还来得及！”

秦孝公并不作答，两眼仍旧牢牢地盯在传檄上，似乎要将这几片写着黑字、被金线串结起来的木牍看穿。

公孙鞅再度恳求：“君上，要不，微臣陪护殿下走一趟？”

秦孝公依旧没有说话，眼睛也未从传檄上移开。

公孙鞅长叹一声，复又垂下头去。

又过一时，秦孝公终于抬起头来，眼睛转向公孙鞅，鼻孔里哼出一声：“哼，什么孟津朝王？他魏罃眼中何时有过周王？他这是居心叵测，是借机号令天下！”

公孙鞅接道：“号令天下倒在其次，寻衅伐我才是其心！君上，这些年来，我变法图强，国势日大，魏侯坐卧不安，早就寻思谋我了。眼下他是万事俱备，就差一个借口。此番会盟，君上不可不去啊！”

秦孝公略显吃惊：“哦，爱卿是说，魏罃会盟，意在伐我？”

公孙鞅点了点头：“是的。微臣探知，几个月来，魏侯借口保护孟津之会，频频调动兵马，将驻守大梁的四万武卒移防崤山、函谷一带，河西少梁、临晋关、阴晋等地亦大幅增兵，关防盘查甚严。这且不说，少梁、安邑等处征召许多工匠，正在日夜赶制攻城器械！”

秦孝公冷笑一声：“他要敢来，就让他来好了！”

公孙鞅急道：“君上——”

一阵更长、更难熬的沉默之后，秦孝公抬头望向公孙鞅，轻叹一声：

“唉，纵使寡人去了，魏罃真要寻刺儿，还能寻不出来？”

“君上若是不去，这刺儿就不用寻了！”

秦孝公再次低下头去，沉思有顷：“若是列国公侯不去，唯独寡人去了，岂不成为天下笑柄？”

“君上，如果不出微臣所料，列国公侯说不准早就到了！”

“爱卿为何这般肯定？”

“因为魏侯寻的借口，实在太好。庆贺武王誓师伐纣七百年暨朝见周王，听起来冠冕堂皇，列国公侯没有理由不去！”

“哦？”秦孝公似乎不太相信，“你且说说，都是哪些公侯会去？”

“中山及泗上小国自不必说，单说几个大国，燕国最弱，燕公不敢不去。赵、韩与魏同属三晋，且又与魏比邻而居，赵侯、韩侯不会不去。齐公是个大滑头，必不会在此事上与魏罃翻脸。至于楚王去与不去，微臣倒是不敢断定！”

秦孝公沉思有顷，眉头紧皱：“爱卿是说，连齐公也可能去？”

“嗯。”

秦孝公再次陷入沉思。公孙鞅的目光一丝儿也没有离开秦孝公，等待他的最后决定。

秦孝公缓缓地抬起头来，表情刚毅，态度坚决，几乎是一字一顿：“公孙爱卿，十八年前，先君为光复河西，与魏罃大战三月，中箭驾崩。寡人曾在先君灵前起过重誓，不报先君之仇、不雪河西之辱，寡人誓不踏入魏境半步！十八年来，寡人这么做了。这一次，寡人也不想破例！列国公侯若去朝王，就让他们去朝好了。”

秦孝公说完，缓缓站起身子，竟然未与公孙鞅作别，头也不回地扬长而去。望着孝公渐去渐远的背影，公孙鞅目光错愕。

在洛阳东北一百来里的地方，地势陡然平坦下来。自临晋关咆哮而下的河水流至此处，十分力道也自软了八分。河岸也变宽两倍，远远望去，就像一连串带状的湖泊。在这条带状湖泊里，奔腾的河水一下子宁静下来，形成一个天然渡口，人们叫它孟津。

据周史记载，公元前1044年暮春，武王姬发率众东出函谷，在距孟津不远的的一个高坡上设坛祭天，大会八百诸侯，誓师伐纣。誓师过后，周人就从此处渡过河水，两年后在牧野大败纣王，攻下朝歌，打出了大周天下。

整整700年之后，也就是公元前344年，同样在这暮春时节，一向沉寂的



孟津旷野再一次喧嚣起来。一队接一队的车马纷至沓来，在离渡口二里处的那个极其著名的黄土高坡前面停顿下来，绕着高坡扎起营帐，形成一道道辕门。

辕门一共十四道，虽然大小不等，排列却是错落有致，极为严整，显然是人为安排过的。每家辕门前各竖一根高高的旗杆，上面飘着不同颜色的旗帜。

丁未日后晌，申时将至，春风习习吹来，那些不同颜色的旗帜左右摆动，使人眼花缭乱，若不细心，很难辨清上面的字号。

在一杆写着“楚”字旗号的辕门前面是一大片草坪。草坪上，服饰华贵、姿态英武的齐国太子田辟疆和楚国太子熊槐各自张弓引矢，朝箭靶略瞄一瞄，嗖嗖嗖连射三箭。不一会儿，两名报靶的兵士各拿箭靶急跑过来。

两只箭靶的靶心上各插三支银矢。田辟疆、熊槐互看一眼对方的靶子，相视一笑。

就在此时，身后传来不紧不慢的击掌声。

两人略略一震，回身一看，是年近五旬的韩昭侯。韩昭侯身材矮壮，身着皮制弁服，腰挂佩剑，站在离他们十步开外的地方，脸上挂着略显诡秘的微笑，朝他们微微点头，不紧不慢地又拍三次巴掌。

田辟疆、熊槐互望一眼，各自上前一步，揖道：“晚辈见过韩侯！”

韩昭侯回过礼，大步走前几步，拿起箭靶赞道：“好箭法！自古英雄出少年，今日看到两位殿下，方知此言不虚啊！”

韩国与魏、赵同属晋国，史称三晋。几十年来，魏国强势不减，韩、赵反倒成为魏国的附属，惟视魏侯的马首是瞻，自然为齐、楚这样的大国所瞧不起。然而，十几年前，在公孙鞅赴秦后不久，韩昭侯开始起用郑人申不害变法，韩国悄悄强盛起来。五年前，韩、楚发生边界冲突，韩相申不害率军四万与楚军对垒六个月，楚军袭占韩地宜阳，申不害绕过方城，率军奇袭楚地宛城，双方各取对方冶铁重地，战成平手。一个月后，在魏惠侯的调停下，魏、楚、韩三国在上蔡峰会，楚国归还韩地宜阳，韩国归还楚地宛城，两国算是握手言和。

此番魏惠侯召集孟津之会，楚、周并列为王，完全可以不来，但楚威王一想借机窥探中原动向，二想使太子有所历练，顺便也给魏惠侯一个面子，也就应了魏惠侯之邀，使太子槐前来支应。

因有前面的过节，也因为韩、魏之间的关系，此时韩昭侯的露面就有某种特殊的意味。楚国太子熊槐望了田辟疆一眼，不冷不热地说：“谢韩侯褒



奖！”

果然，韩昭侯将箭靶放到地上，语气甚缓，却别有深意：“听说秦国殿下羸駟可引五石之弓，百步穿杨。要是今日也在此地，三位真就有得一比了！”

田辟疆听出了他的话音，长笑一声：“韩侯说的可是秦公的那个浪荡哥儿？辟疆倒是听说，公孙鞅初行变法之时，这位哥儿带头抗法，不想却失算了，自己惨遭割发之辱不说，连其老师公孙贾、太傅嬴虔也受牵连，代他黥面刑鼻，成为列国笑谈！”

熊槐轻轻点头，不无轻蔑地说：“这个浪荡哥儿不是不来，只怕是不敢来吧！”

韩昭侯将头转向熊槐，微笑道：“嗯，殿下不仅敢来，而且未曾误下魏侯所限的一丝时辰，寡人当真佩服！顺便问一句，郢都离此三千多里，殿下这一路必是风餐露宿，辛苦得紧哩！”

熊槐微微一怔，冷笑道：“回韩侯的话，熊槐一路上游山玩水，也还轻松快活！要说辛苦，熊槐哪能比过韩侯您？听说韩侯在接到魏侯传檄之后星夜出发，千里路程不及三日就赶到了！”

韩昭侯听毕，大笑数声：“好口才！楚王有殿下，当真是后继有人哪！不瞒殿下，寡人与楚王可以说是知交多年。当年上蔡之会，席间寡人与楚王赌酒，楚王一时不慎，输给寡人一坛老酒，说是下次碰面即当奉送。此番孟津之会，寡人本欲不来，可一想到楚王必来偿还所欠老酒，两条老腿就不听使唤了。”

熊槐听他提及当年之事，亦大笑数声，针锋相对：“韩侯所言甚是。晚辈临行之时，父王的确拿出一坛老酒，携晚辈之手特别叮嘱说，魏侯召集孟津之会，其他公侯去与不去很是难说，韩侯是一定要去的。此番你去孟津并无他事，只需将这坛老酒转交韩侯。也请转告韩侯，就说此酒是寡人亲手所酿，他若知晓真味，须细细品尝才是！”

韩昭侯略略一怔，看一眼田辟疆，又看一眼远近排列的十几座行辕，自我解嘲道：“看来，魏营的面子实在太大，大小列国，哪一家也是抹不开呀！不究怎么说，此番若能喝上楚王的亲酿，寡人也不算不虚此行了！”

熊槐看看正在西下的日头，哂笑道：“韩侯只怕言之过早了。魏侯传檄诸侯必于今日申时抵达，看日头这样子，申时也该到了。熊槐眼神不好，怎么就看不到秦人的行辕呢？”

田辟疆接道：“是啊是啊，辟疆也想请教韩侯，魏侯既有这么大的面



子，秦公怎么就敢不来呢？”

韩昭侯的目光扫过辟疆，落在熊槐身上，微微一笑：“年轻人，秦公不来，也许是看不上你家的老酒吧！”

熊槐亦笑一声：“韩侯所言甚是。听说秦公不胜酒力，不似韩侯您海量，只要有人给酒喝，等不到天亮就急着动身呢！”

田辟疆大笑一声，附和道：“是啊是啊，韩侯既然有此海量，今晚有人赐酒，韩侯可要一显身手了！”

韩昭侯见两人均将矛头对准他，只好轻叹一声：“唉，两位殿下，寡人……这么说吧，年轻气盛是没有用的，今晚这席酒，胜酒力也好，不胜酒力也好，该喝是必须喝的。你们两位看好，若是不出寡人所料，不胜酒力的秦公只怕要吃罚酒了！”

二位太子一愣：“罚酒？”

韩昭侯的眼睛缓缓地转向魏惠侯的行辕，不无肯定地点了点头。

在一长排十四个行辕中，居中的共有两个，一个是天子行辕，坐北朝南，行辕前面飘着一面赤色旗帜，上面用青线绣着一个大大的“周”字。在它的右侧是魏国行辕，与天子行辕并列，一样大小，一样规格，青色的旗帜上用红线绣着一个大大的“魏”字。远远望去，两面旗子并排飘着，一个红旗青字，一个青旗红字，相映成趣，别有一番象征意味。

此时，魏国行辕里静得出奇，连空气也似乎凝结了。

相国白圭、上大夫陈轸、上将军公子卬三人席坐几前，乍看起来纹丝不动，似乎是三尊泥塑。

端坐于主位的魏惠侯双目微闭，表情释然，右手微微地握成拳状，中指骨节有节奏地触及几面，似敲，却又没有响动。

有顷，魏惠侯陡地睁开眼睛，缓缓抬起头来，目光如炬地射向摆放在左侧的一只装饰精美的水漏。水漏边上站着一个司漏吏，他的两眼正一眨不眨地紧盯着水漏刻度上的水位。

众人的目光也都不约而同地齐射过去。

在这死寂般的宁静里，水漏所发出的“嗒嗒”滴水声格外刺耳。

滴漏下面的水线终于升到一个刻度。又一声滴答过后，司漏吏大声唱道：“丁未日申时到——”

魏惠侯微微抬头，略显肥胖的面孔似笑非笑，犀利的目光从几面上移起，依次扫向白圭、公子卬，最后落在陈轸身上。



陈轸瞥见，适时奏道：“申时到了，秦公果如君上所料，抗命不来！”

魏惠侯两腮微动，稍稍点头道：“诸位爱卿，你们这都看到了，不是寡人非要与这只黑雕作对，而是它长硬翅膀，说飞就想飞了！”

公子卬陡地起身，跨前一步道：“启奏君父，儿臣请缨西征，誓将它的翅膀扭下来，为君父下酒！”

魏惠侯将目光缓缓地移向白圭：“老爱卿，你说呢？”

老相白圭斜睨公子卬一眼，眉头微皱：“君上，秦国变法十年，国力陡长，显然已成囊脓，早晚要挤！然而，工有次第，事有缓急，微臣以为，当下急务不是征伐，而是朝见天子。这是百年盛会，天下诸侯皆集于此，稍有闪失，就可能埋下祸根，不堪收拾！”

魏惠侯连连点头：“嗯，老爱卿所言极是！”转向公子卬，“卬儿，你都听见了吧，凡事不仅要考虑全局，且要考虑长远，不要动不动就征呀伐的！”

公子卬朝白圭翻个白眼，低声说道：“君父教训得是！”

魏惠侯将目光转向陈轸：“陈爱卿，朝会诸事，都齐备了吗？”

陈轸朗声应道：“禀报君上，万事俱备！依朝会安排，再过一个时辰，也即黄昏时分，当由天子赐宴，君上也该准备一下！”

魏惠侯点头道：“嗯，寡人知道了。这是一件大事，出不得差池！”思虑有顷，“陈爱卿，既然你是司仪，寡人与周天子，嗯，还有天下公侯，就得服从你的安排。小心伺候去吧！”

听到君上故意将“寡人”排在“周天子”前面，白圭心头一紧，当即跨进一步奏道：“君上——”

魏惠侯似已知道他要劝谏什么，摆了摆手：“老爱卿，明日即行大典，你再巡看一遍，莫要出现纰漏！”

白圭略怔一下，低头道：“微臣遵旨！”

白圭告退后走出行辕，布满皱纹的老脸越发阴郁。他沿小路快步走回自己的营帐，门人公孙衍迎出帐外。白圭对公孙衍耳语一阵，公孙衍点了点头，径自走出营帐。

为了防备魏人，秦孝公早在变法改制的初年，就已听从公孙鞅之计，将都城由栎阳西迁咸阳，高城重垒，城外连郭，更在城墙外面挖掘一条宽约五丈、深约丈许的护城河，引来渭河之水环卫，将宫城守护得固若金汤。

向晚时分，怡情殿里气氛凝滞。秦孝公端坐于主位龙椅，太子嬴驷、太



傅嬴虔、上大夫景监、国尉车英分坐于两侧。众人脸色凝重，目光齐射在上大夫景监身上。

景监的声音低沉：“君上，微臣探知，中原十二诸侯响应魏侯，前往孟津朝王！山东大小列国，除齐、楚是太子之外，均为国君亲往！”

显然，孟津那边，除去齐、楚两国多少有些出入，其他情势真还应验了公孙鞅的判断。秦孝公仿佛是突然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，眉头紧皱，缓缓闭上眼睛。

曾被大良造公孙鞅刑过鼻子的嬴虔微微抬头，眼角斜向嬴驷，嗡嗡说道：“驷儿，公叔弄不明白，孟津之会我们为何不去？”

同样对公孙鞅怀有旧怨的嬴驷心领神会，即刻答道：“回公叔的话，此事驷儿不知。许是大良造另有想法吧？”

嬴虔从鼻孔里哼出一声，望向孝公：“不是臣弟抱怨，君兄不该事事都听公孙鞅的！孟津之会，列国名义上是朝周天子，其实朝的是魏侯。魏侯是什么人，连齐、楚这样的大国都不敢轻易得罪，他公孙鞅懂个什么，说不去就敢不去！现在倒好，魏鞅本就看我秦人不顺，此番又得口实，还不趁机把我们一口吞掉？”

景监看一眼车英，似要说句什么，又打住了。

秦孝公缓缓睁开眼睛，扫一眼嬴虔和嬴驷，似是自责，又似是回答嬴虔：“此事不怪大良造！是寡人心念河西之仇，一时赌气不去，不想果然惹出麻烦来！”

经孝公这么解释，嬴虔自知失言，勾头不语。众皆缄默。

秦孝公抬起头来：“大良造他……人呢？”

景监拱手应道：“回禀君上，大良造于两日前去终南山视察军营去了！”

秦孝公略显诧异：“终南山视察军营？”沉思有顷，吁出一口长气，“请他速回！”

“微臣遵命！”

天刚迎黑，天子行辕外面火烛齐明，雅乐奏起，一片祥和。就在此时，公子卬率领一千武卒跑步过来，沿行辕外面散布开去，只在辕门处空出一条布满枪戟的通道。

这一突然举动使原本喜气洋洋的天子宴请一下子森然可怖起来。候在天子行辕门外约一箭之地等候觐见的十二诸侯无不面面相觑，各呈怒容。熊





槐、田辟疆互望一眼，正欲拂袖而去，陈轸朝乐队摆了摆手，亮开大嗓门唱道：“天子赐宴，楚殿下、齐殿下驾到！”

众乐手随声奏起天子迎宾乐。熊槐、田辟疆听到点的是他们的名字，略略一怔，只好硬着头皮走向天子辕门。

接着，陈轸依次叫道：“赵侯驾到！韩侯驾到！燕公驾到……卫公驾到！”

被陈轸点到名字的诸侯皆是阴沉着脸，依照所叫次序走进辕门。

身着龙袍、身材清瘦、面色略显苍白的周显王端坐于主位，脸上挂着一层微笑，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，他的笑容是挤出来的。

按照陈轸所叫顺序，列位公侯依次向周天子三叩九拜，行觐见大礼，周天子也一一赐座。最后觐见的是黑须飘飘的卫成公。

卫成公趋前几步，三叩九拜之后，朗声说道：“大周臣子卫室二十三世孙姬速叩见天子陛下！”

周显王以同样勉强的笑容、同样的手势道：“爱卿请起！”

卫成公谢过恩，起身走至最末一个位置。按史书所载，列国在朝见天子时，应该严格按照与周室的血缘关系远近、爵位次第排序，丝毫颠倒不得。卫国是周武王的同母弟弟康叔的封地，与周室血亲甚近，照理应该排在最前面，或至少应与鲁公、燕公并列。然而，此番陈轸所列席次却完全是以国家强弱、实力大小论定的，根本无视周室规矩。与周室血缘关系较近的卫成公由于国力最小，反被排在最后。这也算是战国特色，大国均无异议，卫成公自然是大气也不敢出。

整个宴席只有一个空位，就是周天子身边的陪位。在场公侯知道，这是特意留给魏侯的。作为东道主，本应第一个到场的魏侯却迟迟不到，用意也不言而喻。

再外约十几步远，在原本席坐天子乐手的地方，昂然挺立着两排武卒，满身铠甲透出的森然杀气使人不寒而栗。在两排武卒的最前面，威风凛凛地站着魏国的上将军公子卬。这股肃杀之气与辕门之外天子乐队仍在奏出的迎宾雅乐恰成反照。

看到众人均已落座，陈轸这才摆了摆手，迎宾乐再次响起。陈轸不失时机地高声唱道：“魏侯驾到——”

众武卒刷的一声退向两边，中间闪出约三步宽的大道。魏惠侯健步上前，在迎宾乐中大步走向周天子，跪下来，仅只一叩一拜，朗声说道：“魏营叩见陛下！”





周显王心头一沉，口中却道：“爱卿请起！”

魏惠侯却不起身，仍旧叩在地上。周显王面色微变，重复一句“爱卿请起”，魏惠侯仍然不动，只是叩在地上。周显王扫视众侯，竟是没有理他，所有目光似乎都落在魏惠侯身上。周显王迟疑有顷，只好起身走下，亲手将魏惠侯扶起。

看到这个场面，满座诸侯面面相觑，表情各一。

周天子携着魏惠侯之手走至座位，二人同时落座。迎宾雅乐止。陈轸击掌，公孙衍与另一个侍酒步人行辕，依序斟酒。

看到酒已斟好，魏惠侯用力咳嗽一声，众公侯无不抬头朝这里望来。

年近五十的魏惠侯身材高大，壮实得像头公牛，一张方脸不怒自威。在他上位，比他年轻十岁的周显王看起来则像一个文弱书生，脸上的僵硬微笑更是难掩他内心深处的惶恐。

魏惠侯又是一声咳嗽，朝诸侯背后不远处的两排武卒扫去一眼，脸色故意一沉，大声责问：“陈轸，这些武士是怎么回事？”

陈轸叩道：“君上，是上将军担心天子安危，特来护驾的！”

魏惠侯厉声喝道：“上将军何在？”

公子卬朗声道：“末将在！”

魏惠侯声色俱厉：“今宵天子赐宴，君臣尽欢，你弄这些武士站在这里，岂不是大煞风景？还不退下！”

“末将遵命！”

公子卬转身，摆手，与众武士退出。

魏惠侯坐直身子，目光扫过十二列侯，微微一笑，抱拳致歉道：“时势纷乱，诸位公侯都是金贵之躯，更有天子陛下龙体亲临，魏罃诚惶诚恐，唯恐出现些微差错，因而责得严些。不想他们谨慎过度，反让诸位受惊了！”

十二诸侯互望一眼，谁都明白，因而谁也没有说话。

魏惠侯再次抱拳致礼：“承蒙诸位看得起魏罃，不远千里光临孟津，魏罃领情了！”

十二公侯见状，只好抱拳还礼。真正的东道主周显王却被搁在一边，表情极是尴尬。

魏惠侯举起酒爵：“诸位公侯齐集孟津，天下归心，实为百年来一大盛事，可喜可贺！值此吉日良宵，魏罃权借天子御酒，向诸公致谢！”

言毕，魏惠侯扬脖饮尽。

众人互望一眼，皆是惊异。楚太子熊槐大声咳嗽一声，跟着连清几次嗓

